

基督教历史与思想译丛

章雪富 / 主编 孙毅 游冠辉 / 副主编

现代基要主义 不安的良心

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

卡尔·亨利 (Carl F. H. Henry)

著

陆迦

译

非外借

上海三联书店

基督教历史与思想译丛

章雪富 / 主编 孙 毅 游冠辉 / 副主编

现代基要主义 不安的良心

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

卡尔·亨利 (Carl F. H. Henry)

陆 迦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美]亨利(Henry, C. F. H)著;
陆迦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8. 4
(基督教历史与思想译丛)
ISBN 978-7-5426-5195-2

I. 现… II. ①亨…②陆… III. 基要主义—研究
IV. ①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0344 号

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

著 者/[美]卡尔·亨利

译 者/陆 迦

丛书策划/橡树文字工作室

特约编辑/橡树文字工作室

责任编辑/邱 红 陈冷坤

装帧设计/周周设计局

监 制/姚 军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021-22895557

印 刷/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100 千字

印 张/8.5

书 号/ISBN 978-7-5426-5195-2/B·418

定 价/35.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37910000

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

by Carl F. H. Henry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 1947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Published by Agreement

Through Beijing Abundant Grace Communications Ltd.

基督教历史与思想译丛 总序

在诸世界性宗教中,基督教因其信仰的历史性而具有特殊性。基督教所信奉的是一位历史的上帝,他道成肉身,经验人的软弱,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以无罪之身成为罪的赎价。在基督教而言,历史既是人记忆上帝的肉身,也是上帝救赎的经世。故而历代以降,基督教特别关注信仰群体对其所属时代的生活和思想的呈现,关注先贤们救赎经验的表达。历代基督徒的生平传记和著作本身是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的彰显,对过往事件、人物和神学思想的研究本身则是基督教思想意识、信仰经验及情感内涵谱系的组成部分。基于当下的生存世界品读神学家、教会史以及其他事件的复杂形态,能够对历史的救赎特质有所诠释,显示基督信仰的历史品质,丰富基督教所谓的“为我们的上帝”观念的内涵。

本译丛所选译的诠释历代基督教思想及事件的著作也就不再是单纯的“述往”,如同所有基督教经典作家们的初衷,本译丛的思想解读也着力于基督教共同体记忆的延伸,既努力地还原历代基督教的生存处境、思想情怀和喜乐忧戚,复原历代基督教及其神学的历史真貌,也呈现当代作者透过诠释和把握历史中的上帝及其共同体所要指向的精神之旅,成为塑造和传承的有力泉源,使得历史的诠释成为造成思想共识

的桥梁,催生当代读者与历代基督教思想探索的某种共同视界,并借着对于历史意识的当代回归,使得蕴含在基督教文献中的思想内涵成为面向未来的真切记忆。

基督教是深深扎根于历史的宗教。历史地呈现基督教文献内涵,既可以清晰地观察其教义规范的形成进程,也可以了解历代教会及其信徒的生活处境,更能够从中理解千年以降的使徒统绪是如何被表达为普世万民的不同文化形式;历史地再现基督教的探索历程,有益于今天的读者更深层地了解一位历史中的上帝形象,以及他透过各种方式至今依然与生活所发生的种种关联。

是为序!

主编 章雪富

2013年12月8日

致基督徒友人和曾经的同事

T. 伦纳德·路易斯

(T. Leonard Lewis)

前言

有些书很重要，不断再版，因为它们就像那些富于教育意义的博物馆文物，让我们得以瞥见已逝年代里那些精彩的洞见，了解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如何奋力解决他们所处时代的问题——那些问题与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迥然不同。

《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不仅仅是一本博物馆文物。当然，它具备一些博物馆文物的特点，因为它明显是一本为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而写的书。一场灾难深重的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许多美国人正在思考新出现的各种文化挑战——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此后不久即成为新福音派(neo-evangelicalism)领袖的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及他的同道们，深切担忧那些被称作“基要派”或“福音派”——这两个词在当时是可以互换的——的基督徒无力面对时代的重大议题。亨利在这本书中既对福音派的失败表达了不满，也发出了改革的呼吁。尽管不满和呼吁所针对的显然都是与我们今

天完全不同的文化处境,但本书对我们这些深切关心福音事业的人仍有很多启发和激励之处。

不用说,我对这本书的喜爱也出于对我所在神学院的自豪。本书出版于 1947 年,正是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成立的那一年。卡尔·亨利是我们的建校师资之一。富勒的创校校长哈罗德·奥肯嘉(Harold John Ockenga)也为本书撰写了简短的导言。显然,亨利和奥肯嘉都把这本书看作为他们刚刚诞生的神学院确定了某种纲领。每逢有人问我富勒神学院的创校精神时,我常常提到这本书。创校异象的所有要素在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对一种新的福音派学术的高度委身,愿意认真面对广阔思想世界中的重大议题;对一种更开放的福音主义的盼望,希望超越分离主义心态带来的藩篱;一种对文化参与的深切愿望,哪怕文化有其受造的复杂性。

然而,我对这本书的喜爱远远早于我与富勒的关系。我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还是大学生时,第一次读到这本书。这本书对我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我进入研究生院继续学习时,我被迫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的思想议题。当时,“激进的 60 年代”带来的骚动开始充斥校园。我发现,我的属灵成长环境并没有帮助我预备好去面对这一切,我几乎要放弃我的福音派信仰了,因为它和我所生活的世界完全不相干。但是,卡尔·亨利在这本小书中的慷慨陈词却印在我的脑海里,长久地影响着我。是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福音派从它对思想和文化的责任上来说说是失败的,但是,希望仍然存在!不仅推动一个参与思想和文化的福音主义是**可能的**,而且,在当前众多各行其是的神学派系对人类灵性上最深层的问题无力提供满意答案之际,一个以圣经权威为坚实基础的世界观,正是这个社会所迫切需要的。

在那个时代,当我亟需来自福音派的鼓励时,这本书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鼓励了我。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奥肯嘉和亨利在探讨福音主义“不安的良心”的各个层面时,就已经指出了那些后来备受关注的社会及政治方面的关键议题。他们列举福音派失败的例子,批评福音派在有关战争、种族、阶级以及帝国主义等问题上站错了立场。他们积极探讨这些问题,十年后,这些问题才在我的生活中变得日益突出。当 60 年代我发现自己身处文化激战中时,这本书的信息对我就更显宝贵了。

然而,以上的特质未能使这本书超出博物馆文物的地位。那么,今天这本书以什么方式仍然对我们说话呢?从表面上看,亨利呼吁福音派行动起来,广泛参与文化,这在今天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在本书出版大约三十年后的 20 世纪 70 年代,一本主流新闻杂志的封面故事以粗体标题,宣告美国正在进入“福音派之年”。今天,福音派积极的社会参与,已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讽刺的是,曾经指责福音派不参与公共生活的新教自由派(liberal Protestants),现在可能又巴不得福音派运动回归其不食人间烟火的模式!

但是,事实上,忠于圣经的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承受着良心的不安。卡尔·亨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发出的呼吁不仅仅是一个行动主张,而是基于深思熟虑的神学反省,邀请福音派参与文化,而只有与系统性的心智培育密切相关的社会规划(social program)才可能支撑这样的神学反省。虽然福音派学术在过去几十年已经颇有成就,但基层的福音派行动与严谨的神学教义之间仍有许多不能衔接之处。因此,亨利在这本书里所提出的议题,仍值得持续关注。

还有一点必须提到的是,他关于优秀而合乎圣经的正统信仰应具备何种条件的看法,对我们很多人而言仍是真知灼见。虽然近几

年福音派有很多值得称道的成就(包括基层事工和学术贡献),但是,当代福音派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出现令人担忧的趋势:对福音真理的稀释,以及在福音派思想与各种“后现代”文化之间做轻易的妥协。卡尔·亨利对20世纪40年代福音派偏离圣经真理的纠正,对于我们今天仍有意义。基督教对人类文化的全方位参与,仍要在他提出的超自然主义(supernaturalistic)框架中进行。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们人类的基本状况并没有改变,正如卡尔·亨利在本书中坚定而清晰地指出的:我们是一群悖逆上帝的人,极其需要重生,而上帝已借着基督在各各他山上成就的工作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只有努力发掘这个揭示了事物本质的深刻洞见所包含的意义,我们才有希望将不安的良心转化为热切服侍的心志——服侍那位以至高的权能统管万有的上帝。

毛瑞祺(Richard J. Mouw)

2003年

序言

我的一些福音派朋友认为，现在不是给基要主义“动手术”的时候，明智的做法是等待，直到基督教内部的张力减弱。

我不认为等待是明智的，有以下几个原因。

有这样一种担忧，它是出于对现实的审慎考虑，而非杞人忧天。这种担忧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复兴使徒时代的热情，基要主义在两代人之后将萎缩为仅能苟存的宗教派别，或者一旦天主教在美国雄踞一方，基要主义将再次沦为受人鄙视和排挤的教派。对我而言，唯一可行之道，是重新发掘上帝所启示的圣经和上帝的救赎大能，来挽救我们颓废的文化，再次赋予人类生活以重要意义。正是对古典哲学的重新发现，刺激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给西方文化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如果我们能够恰当地把握机会，就可以重新发现圣经及道成肉身对人类的重要意义。

而且，基要主义是一个不断被人肢解的对象。几乎没有人身处

大学和世俗的学院——更不用说一些神学院——而意识不到我们正在备受攻击。很多服侍大学生的牧者抨击替代性救赎论(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指责它与人类的道德意识不符。(对于我们这些相信人类宗教情感已被罪玷污的人而言,人类的道德意识是不可靠的。这种道德意识把人带离救赎之路,使之仰赖人内在的良善。而现代人最需要被拯救,脱离这样的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对上帝所提供的救赎感到愤怒。)但这种对于核心教义的攻击并不令我感到沮丧,因为在未来某一天我们不再需要信心而是亲眼见到耶稣之前,启示与非启示的观点必然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我更担忧的是,我们已经招致不必要的批评和奚落,因为我们很容易在某些场合高谈阔论我们立场中那些无关紧要、甚至是晦涩难明的方面,视其为最重要的观点,以至于我们没能以希伯来-基督教的全备精神与其当代对手交锋。随着文艺复兴理想的破灭,作为福音派,我们有必要对以下事情做出清楚的区分:哪些是基本教义,反映我们一致认同的超自然世界观和人生观;哪些是容许存在的分歧。虽然就这些分歧我们无法达成一致,却仍能忠实于以圣经为本的基督教本质。但除此之外,我吐露我的担忧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将基督教的精神,建设性地应用于那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我们若不如此行,别人就不会听我们所讲的福音。或许我们还可以持续一两代人,甚至可以成为一支很有活力的宣教大军,抢救出许多人,我并不怀疑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想把救赎性的基督教作为世界问题的解决之道,那就要竭尽全力将之发扬光大。我并非没有留意到一些颇有成效的努力,如厄尔·皮尔斯(Earle V. Pierce)博士的著作《教会与世界局势》(*The Church and World Conditions*),但我仍然认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正视我们所处困境的严重性。

再者,我深知那些不认同超自然主义信仰的人,可能会歪曲或误解本书所流露的情绪,但我不会因此而踌躇不前。那些能够理解的人,会知道我书中所写的怀着“不安的良心”的人,不是那些对圣经真理感到困扰的人——在我看来,唯一能解决我们问题的,恰恰只有圣经真理——而是那些忧心于如何将圣经真理有效应用于现代人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并常常感到挫败的人。我所关心的是基要真理的应用,而不是反对这些真理。

我也承认,把这种“不安”说成是普遍性的,可能过于乐观了。我们很多的圣经学院、福音派学院,甚至神学院,似乎还沉浸在对我们肩负的新责任的盲目无知之中。我的期待是,那些在刚读此书时毫无良心困扰的人,在看完本书前就能够心有戚戚焉。

最后我还想多说一句。很显然,要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需要很多建设性的努力。有时候我满足于陈述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而不是武断地提出主张,为的是激发共同的努力。这本书是为我的福音派同道而写,希望他们不要把我的忐忑之语当作恶意中伤。我希望能和他们一同并肩而立,坚定我们的信念:我们在此世不仅是天路客,也是福音的大使。

本书各章内容曾以简短的形式呈现于我在戈登神学与宣教学院(Gordon College of Theology and Missions)所作系列普及讲座中。

卡尔·亨利

1947年

引言

最近,我在一篇关于“教会在劳工危机中的影响力”的讲道中,引用了一位基督徒军人的话。他说:“我在政治上是彻底的自由派,虽然我在信仰上是基要派。我不明白教会为什么在每个重大社会议题上总是站错立场。”另一位军人在文章中写道:“基要主义出现了一种新动向。”

如果笃信圣经的基督徒在战争、种族、阶级、劳工、酗酒、帝国主义等社会问题上站错了立场,那么,现在是翻越篱笆站到正确立场上的时候了。教会需要一种对社会问题与时俱进的基要主义。

如果《使徒行传》15: 13 - 18 为我们勾勒了上帝的计划,并且前千禧年主义是正确的,那么,教会或许无需谈论巴黎和会或酗酒问题,但也不应该对这些牵动人心的世界议题无动于衷。如果我们在基要派的分离主义和与世界基督教协进会(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¹合作之间摇摆不定,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在道德问题上听之任之。但基要主义正是如此。亨利博士戳到了我们的痛处。但愿这篇短小精

悍的专文,能在福音派圈子日渐增多的反对道德冷漠的言论中发出新的声音。合乎圣经的神学不可能把耶稣的怜悯、医治、服侍以及人的福祉拒之门外,救赎作为更高的道德境界,不可能违背道德自身。

关于上帝国度的言论,在斯坦利·琼斯(Stanley Jones)²和加伯连(A. C. Gaebelein)³的论述中几乎找不到共同点。对我而言,把上帝的国度看作一个整体更容易些,但它有不同的形式——神治国度、教会国度、千禧年国度——但所有的形式都是上帝的国度。除非人们承认上帝国度不同形式之间的连续和断裂,以及共有的原则和目标,否则人们永远无法理解这个问题。

正如从《马太福音》28: 18 - 21 可以找到传福音的命令,从中也应该能找到关怀世界问题、社会需要和人格教育的基督教世界观和人生观。文化的生存倚赖这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基要主义正白白浪费掉几百年来的基督教文化积淀,这是一个严重的罪过。这一切的造成,皆因为基督徒把社会领域的责任丢给了世俗主义者。

本书对纠正基要派在动荡世界中的游离是一剂健康的良药,亨利博士完全有理由呼吁福音派(即基要派)要达成合一,团结起来共同面对社会的需要。

哈罗德·奥肯嘉

1947 年

注释:

1.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当时被基要派看作是新教自由派的阵营。
2. 斯坦利·琼斯(Stanley Jones, 1884 - 1973),美国循道会派往印度的宣教士,神学家。——译注
3. 加伯连(A. C. Gaebelein, 1861 - 1945),美国循道会牧师。——译注

目录

前言 vii

序言 xi

引言 xv

● 中译本导言 001

● 第 1 章 基要派人道主义的失落 021

● 第 2 章 力挽颓势 028

● 第 3 章 福音派最尴尬的分离 036

● 第 4 章 对宣讲国度的忧虑 044

● 第 5 章 十字架上的基要派盗贼 053

● 第 6 章 努力寻求新的世界思想 059